



《警旅钩沉》
作者:李文周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年1月出版

【内容简介】▷▷

《警旅钩沉》是作者李文周继《从警岁月》和《警路风雨》后的又一部力作,被称为是警旅“三部曲”。本书分为《鲁南警事》(上中下)、《随笔杂忆》和《早期文存》三大部分。《鲁南警事》记述了从清末民初以来中兴矿警的兴衰史,以及解放前后人民公安对敌斗争的故事;《随笔杂忆》涉及的内容有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有对往事的追忆和对已逝亲人的怀念;《早期文存》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作者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习作和一部未出版的反间谍题材长篇小说的节选。为增强历史的沧桑感和时代气息,作者附配了300多幅图片,可谓图文并茂。

【作者简介】▷▷

李文周,山东省单县人,1975年从警,历任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侦察员、文检技术员、科长、副处长、处长、市中区公安分局局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政委,三级警监警衔。现为枣庄市警察协会主席,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会员,全国公安警事文物专业委员会理事。

自序:
日落月起,风飞云转,我的警察生活已渐行渐远。
回首往事,往往让人感慨万千。

自1975年3月从警,到局里发给最后一套警服,我参加公安工作整整四十年。

与警结缘四十年,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我从警的人生来说,却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其中甘苦,至今感念而难忘。

我的从警旅程既有一帆风顺,也有沟沟坎坎和风风雨雨,细心梳理,值得回忆和记述的人和事很多。因年轻时有记日记、笔记的习惯和写作的爱好,几十年积累了大量的文稿史料,这些都成了我写《从警岁月》和《警路风雨》两本书的素材。

不少看过前两本书的朋友和同事说,关于警界的书已经有了两部,是否再出一本,搞个警界“三部曲”?这个建议正巧和我打算涉及一下枣庄警史的想法不谋而合,再撰写一部关于枣庄警史方面的书,也就成了一种比较迫切的愿望。

每当翻阅我保存的那些泛黄的老照片和陈旧的史料时都有一种爱不释手亲切感。但真正开始研究警史并结下不解之缘,应追溯到2009年。那年,市公安局筹建枣庄警史馆,我带人到外地考察了十几处警察博物馆和史料馆,结识了一批警察史研究工作

者,也开始了自己关于警史方面的研究。后来,我加入了全国公安警事文物专业委员会,写了几篇警史研究内容的文章,先后被专委会编入《文集》或选登在会刊上。在对警史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和警察责任感的驱使下,近几年我对枣庄地区从清末民初有警察以来到解放前后涉警事件、重大案件作了比较系统地挖掘梳理。先后在枣庄矿史馆、档案馆,市公安局、各有关分局、派出所,市、区人民法院等单位查阅了数万份旧档资料,复印、拍照、抄录了大量可用素材,撰写出一篇篇警史故事文稿,其中部分在《枣庄日报·公安周刊》和杂志上连载。

这些成就了“三部曲”之《警旅钩沉》的主要框架和内容。

枣庄警史我以为应该从枣庄中兴矿警作为开端。枣庄中兴矿警从清末时的“亲兵”,到中兴煤矿巡警局、矿业警察所、矿警总队,鼎盛时期发展到1000多人,枪炮车辆装备齐全,形成了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队伍。它在各个历史时期为保护中兴公司矿产和枣台、枣临铁路煤炭运输安全,以及防范土匪散兵抢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又是资本家监视和弹压矿工的重要工具。在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后期,已变成一支反动武装。但中兴矿警与枣庄中兴公司的发展与辉煌密不可分。我认为,客观

地将其作用和兴衰史展现给世人,仍不失为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本书《鲁南警事》的中下部分,记述的大多是解放前后人民公安对敌斗争的故事。对枣庄地区解放前后涉警事件和案件之所以了解的比较多,这还得益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市公安局政侦科从事内勤工作,翻阅了大量的敌伪档案资料。加之曾在峄县、临城县、兰陵县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在不同场合的回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枣庄地区历史上就是战略重地,敌我双方都不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和争夺。淮海战役之后,大批国民党特务潜伏下来搞破坏,加上大量土匪散兵的骚扰,对我新生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因此,当时的对敌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如果把这个时期敌我斗争形势和重大事件、案件再现出来,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对后人也应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这是我撰写这部分文稿的初衷。

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大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我最早的记忆是大饥荒带来的切肤之痛和人们为生存而无奈的挣扎与奔波;上学后又赶上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高中只读一年,为了生活为了梦想而离家参加建设兵团,直到1975年初被选调到枣庄市公安

精彩书摘

局,开始以后四十年的警旅生涯。正因为有有艰苦岁月的经历,所以才对往事记忆深刻。

本书的最后部分《早期文存》,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习作和一部未出版的反间谍题材长篇小说的节选。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求知欲都比较高,但生活环境和条件所限,能读到的书很少。在建设兵团时期,我带去的一本《新华词典》,不知被我翻了多少遍,还随手把成语注释记下来,不到一年时间,写了三本笔记,从一条条成语典故中,我学到了许多知识,也打下了一定的文字功底,可以说终生受益。参加公安工作后,有了较好的读书学习条件,随着多方面知识的积累,我对文学创作产生浓厚兴趣,业余时间写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后来又创作了长篇小说《昌庆谍影》。那个年代,报刊杂志很少,能发表一篇文学作品很不容易,出一部书就更难。

警察情缘与社会变革

■ 柴可立 刘臻

了解李文周同志的人都知道,他年轻时就有记日记、笔记的习惯和写作的爱好,几十年积累了大量文稿史料,这其中大多成了其撰写《从警岁月》和《警路风雨》两本书的素材。已出版的前两本书,记述的主要是其从警期间经历的重大事件和有影响的案件,涉及枣庄早期警史的很少。正因如此,作者萌生了再撰写一部关于枣庄早期警史的想法。

李文周在“自序”中坦言,他与警结缘四十年。四十年,弹指一挥间。然而,人生却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人生,如果没有坎坷,就如同笔直的长河,找不到生活的拐点;如果没有挫折和失败,就如同没有落差的水流,撞击不出反思的浪花。作者从警岁月的积淀,成就了其警旅“三部曲”。

读了李文周同志的新作才知道,枣庄警史应该从枣庄中兴矿警作为开端。枣庄中兴矿警从清

末时的“亲兵”,到中兴煤矿巡警局、矿业警察所、矿警总队,鼎盛时期发展到1000多人,枪炮车辆装备齐全,形成了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队伍。它在各个历史时期为保护中兴公司矿产和枣台、枣临铁路煤炭运输安全,以及防范土匪散兵抢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又是资本家监视和弹压矿工的重要工具。在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后期,已蜕变成一支反动武装。但中兴矿警与枣庄中兴公司的发展与辉煌密不可分,客观地将其作用和兴衰史展现给世人,不失为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鲁南警事》的中下部分,记述的大多是解放前后人民公安对敌斗争的故事。枣庄地区历史上就是战略重地,敌我双方都不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和争夺。淮海战役之后,大批国民党特务潜伏下来搞破坏,加上大量土匪散兵的骚扰,对新生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作者把这个

时期敌我斗争形势和重大事件、案件再现出来,不仅有历史意义,对后人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大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作者也正因为有那段艰苦岁月的经历,才对往事记忆深刻。《随笔杂忆》部分,涉及的内容有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有对往事的追忆。这些都是作者的真情流露。不仅文字朴实,文笔流畅,而且内涵丰富。

本书的最后部分,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作者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习作和一部未出版的反间谍题材长篇小说的节选。从字里行间,处处都能感受到作者对文学创作的浓厚兴趣以及深厚的文字功底。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对本职工作和文学创作的执著。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学习、了解历史是文明不断延续和发扬光大重要前提。警察历史是警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警

精彩评论

察精神家园的建造需要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离不开包括警史在内的家国历史的传承记忆。亲历者与历史研究者共同书写并传承着逝去的历史。重大事件亲历者的记述,是整体历史的映射,可从不同角度揭示社会时代变革的个体生命境遇和心迹,有利于还原历史真相,启迪教育后人。作者对警史的挖掘,既有兴趣爱好,更有责任意识的驱使。

将沉睡的历史通过作者笔端还原成了有血有肉的故事,为读者了解枣庄警察发展历程和社会变革提供了难得的素材。《警旅钩沉》出版后,已陆续向公安政法干警和有关人员赠阅。相信本书定会起到传承历史、教育后人和促进公安文化建设的良好作用。

榴花

王庆利

而且,他还部分参与了在原中兴公司陶庄分矿的基础上成立的“中兴炭矿陶庄采矿所”,也算间接表了个态。显然,在高层机构眼里,他属于重点拉拢的对象。特别是在枣庄、临城、微山和滕县一带,谢开来在业界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很多商户以他为风向标。现在,事情还没到最后关口,不能轻举妄动,否则会因小失大。

但是,压力还是要给他的。所以在离开时,秋野的话里就露出了赤裸裸的威胁:“给你们三天时间,如果不将木下交出来,我保证,在临城,谢家将不复存在。”

台儿喜知道,这次,是我娘救了他一命。

在谢开来骂谢伟的时候,果果跑了出去。所有的人,包括秋野,都以为她是被吓坏了,因为她手中的书掉在了地上都不知

道。其实,她是跑出去通风报信的。说不害怕是假的,但还不至于吓得六神无主,她的脑子还保持着一定的清醒。那年她虚岁已经十二了,年龄虽小,可生活在那样的家族环境,也是见过一些世面的。秋野将照片摆放在谢开来面前时,她顺便偷瞄了一眼,也是一眼就认出他是台儿喜。她预感到那个经常逗她笑,有时还给她扎个风车的台儿喜,可能要有危险了。在日本人的看守下,大人们无法出去通知,只有她这个小孩子完成这个使命了。所以她装作害怕的样子,捂着眼跑了出去,找到了二哥……

谢家布店。后院小屋的夹缝墙内,谢鹏给台儿喜介绍,坐在他对面喝茶的两个人,一个叫陈明,一个叫张勇敢。台儿喜不知道的是,这里,已经成为谢鹏与游击队接头的私下联络点。

如果不是机警的果果跑出来报信,台儿喜这次可能真的就被秋野带走了。两天前,他按照谢鹏的吩咐,跟着另一个伙计从码头接了一船茶叶——不是茶叶他也不知道,反正是写着茶叶的

箱子——连夜

送到了山亭西集。今天刚回来,想回家换身衣服。刚走过小石桥,迎头碰到急慌慌跑过来的谢鹏。谢鹏也不说话,给他使个眼色,他就后边跟上了。谢鹏没有直奔布店,而是绕了几个弯,确认没有被跟踪后,才到达目的地。在这里,台儿喜知道了自己目前面临的处境,知道了秋野为了找自己而正在谢府撒野,知道了有些人正在冒着生命危险为自己遮风挡雨。在这里,台儿喜说出了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他告诉谢鹏他们,他是日本兵,但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鲜慈江道人,原名叫朴东营,因为家里穷,为了混口饭吃,加入了日本人的队伍,被改名叫木下……后边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在台儿庄,队伍被打散后,在逃命的过程中被榴花娘收留。”

谢鹏问:“那你为什么不早说自己是朝鲜人?”

“不敢说。”台儿喜说,“这是机密,部队的纪律很严的,说了就没命。再说,如果被秋野抓走,我肯定就没命了,会被作为

枣庄作家作品·连载

叛逃的士兵送上军事法庭的。”
“你有什么打算?”谢鹏又问。

眼睛望着不知道的地方,茫然地摇头。台儿喜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不想打仗,不想死,我想留在中国,我喜欢榴花娘,她是一个好人……”

谁不说呢,榴花是一个好人。都说好人会得好报,可是,这句话在榴花身上没有得到灵验。不要说二十多年后,在牟亚东第二个媳妇的揭发下,榴花因曾经收养汉奸的儿子,包庇资本家的女儿、窝藏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军人、组织参加反动教会等原因获罪,被一群乳臭未干的学生娃扒光上衣,揪着头发,画了鬼脸游行,让她绝望之至,生不如死。单说当时,为了不小小猪落入牟亚东手里,誓死保护的她被两个流氓痛打的惨状,就让人唏嘘不已。

那个时辰,应该是台儿喜在与谢鹏和陈明、张勇敢交流接近尾声的时候,因为恰是谢鹏和张

勇敢地及时赶到,打跑了两个流氓,榴花才不至于在二十年前就丧命于牟亚东之手。

话说那天牟亚东带着两个小痞子,决定用武力的方式解决与榴花之间的小小猪抚养权问题。经过多日的观察,他已经摸清了榴花出门的规律:一个是早上,她拎着保温瓶给谢开来打掺汤,但并不是每天,而是看谢开来的心情,是不是想喝掺了,所以就隔三差五的,不规律。另一个时间,是每天下午四点钟左右,她会到小石桥那边的王家药铺去一趟。近期,玉清患了一种妇科病,看了中医,让榴花每天到药铺给她提煎好的药。这个时辰,小小猪已经放学,把他放在家里不放心,所以榴花出门就带在身边。

一手挎个装着泥胎药罐的柳条花篮,一手牵着摇头晃脑的小小猪,榴花走下了小石桥。迎面走过来两个人,榴花拉了拉调皮的小小猪,侧了侧身子,想让两个人过去。